

戲劇叢書之十六



367. 榮光勸業

冀中文協編

華北新華書店冀中總分店印行

平原戲劇叢書之十六

勞 動 光 榮

(大秧歌、絲弦、老調、梆子)

張慶田作

最 後 一 分 鐘

(獨幕劇)

王 林 作

冀 中 文 協 編

華北新華書店冀中總分店印行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出版

榮光勞動

時間：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麥熟時。

地點：無極城內東中舖。

人物：烈屬劉大娘一家。

劉大娘：四十多歲的一個婦女。（簡稱娘）

文素：十九歲，高小生，長女。（簡稱素）

小娃子：十七歲，大娘之子。（簡稱娃）

文芳：十五歲，次女。（簡稱芳）

文改：十二歲，三女。（簡稱改）

第一場

大娘家內，一摸明，冷清清的。

娘：（一面結着扣子，一面從屋內出來，揉了揉眼說引子）

『芒種到來家家忙，又拔麥子又打場』。

白：我丈夫姓劉，抗戰犧牲了，留下我與四個孩子渡日，人們叫我劉大娘，在外流浪多年，日本走後，才撥回城來。幸虧民主政府，給了我房子地，我一家五口，自做自吃，好不快活。（看了看天）哎呀！天不早啦，我趕快叫醒他們拔麥子去。（扭頭叫）文芳、文改，快起來。（叫板）

（唱）芒種到來麥梢黃，

家家戶戶忙又忙。

我翻來覆去睡不着覺，

打早起叫醒了小兒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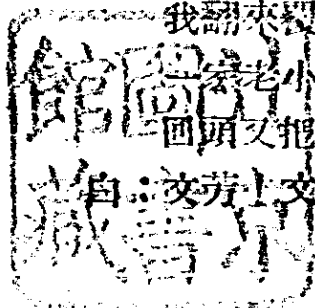
家老小去拔麥，

歡歡喜喜下南鄉。

回頭又把文改叫，

快快起來緊跟上。（落板）

白：文芳！文改！怎麼還不動！



365362

1

改：（提著褲子跑上）娘！我尿泡尿去！（一面跑一面嘆）可等著我，娘！

芳：（上白）娘，小娃子可不起來！（一面說一面用手撫著蓬鬆的短髮，立在娘的對面）

娘：（白）真懶呀！叫他去！

芳：（天真的白）哼！我掙他的耳朵，看他還不起？！（急下）

素：（頭上包著手巾，用布條繫著褲腿，挽著袖口上，看了看天氣說）娘，還不還早哩！

娘：（白）趁涼快不拔，日頭一出來，誰還願動！

芳：（拿著小娃子的褂子跑上，口中嘆著）我叫你不動……

娃：（一面追，一面大聲的喊）真——俗——氣！給我！

素：（瞥了小娃子一眼，輕悄的說）正南八北的大懶漢！

改：（尿尿回來，見素說娃，馬上接腔，跳著喊道）懶漢！懶漢！光吃不幹，懶漢，懶漢，光吃……

娃：（剛從芳手裏奪過衣裳來，正在沒好氣，一見文改說他，劈面就是一巴掌！發狠的嚷道）說誰的！

改：哇！（哭了，大聲的哭喊著躲到娘的懷裏去）就說你！就說你！你懶漢！你懶漢！哼！哼！……

娘：（一面摟住文改，一面罵道）小王八羔子，起來了你就惹禍，不願去！甯去啦！（生氣的坐在一邊）

娃：（嗽著嘴，穿著褂子）我就不去！叫找代耕的不找！人家看了半宿水車啦！一覺沒睡醒又喚起人家來啦！哼！……我就不去。（扭到一邊去）

娘：咳！（感嘆的唱）

小的哭，大的嚷。不由的我老娘好心煩，眼看著麥子黃了梢，弄不到家來怎麼辦，左思右想心好惱，缺人少手的多爲難。（落板）

素：（看了看娘，看了看小娃子，上前一步）娘呵！

（唱）出言有語叫聲娘， 這個事兒可別掛心上，

婦女們賽過男子漢，	誰都會割，誰也能撈！
有誰不把咱誇獎？	這一點小活咱能做，
爲什麼你怨天怨地胡打量。俗話說，	還老一時，麥熟一晌，
吃到嘴裏了才是糧。	咱又是澆，又是撈，
好容易長成了小麥金晃晃。	你們光顧着生閑氣，
一鬧天氣遭了殃，	辛苦半年落場空，
到口的白麵饅子也吃不上。	回頭又把娃子叫，
叫娃子，聽端詳。	你長的這麼高，
吃的這麼胖。	十七到八身體壯，
咱家就你是個男子漢，	按舊理，早就該頂門立戶把家當。
那知你豆芽子長一丈高是個菜，	
白臘竿子長一搥粗也當不了碌。	論勤謹你不如小文改，
論生產你不如小文芳，	開口代耕閉口你累，你不知，
咱家忙來人家也忙，	單屬不是咱一家，
那沒有人的該怎麼樣？	爲人來你不願生產來，
就不如跳到豬圈裏，	睡在豬炕上。（煞板）

娃：咳！（接唱用三花臉調）你甭給我瞎磨叨！離了我小娃子你們連飯也吃不了。你說我光吃不做不好生產，咱比一比，看一看，我小娃子，做起什麼來，比你們這羣黃毛丫頭子，做的不高？（煞板）

芳：（說快板）不用比！不用看！正南八北的大懶漢！你不去，就拉倒！到時候甯想吃白麵！

（拉娘）（白）走！娘，咱們去！

改：（抽噎着把脚一蹶）哼！就不能叫你吃白麵。

娘：（立起來對小娃子）你去不去？你去不去！唉！（文芳扯娘娘扯着文改下）

驕：（看了小娃子一眼）光怨別人看不上，不說你是個大沒樣！（下）

娃：（呆了一會，四下的看了看，自言自語的）都——走——了

！都——走——了！（猛然把脚一蹶）對！看看誰是個大沒樣！（急忙出門關門跑下）

第 二 場

路上，南風吹著麥田起着起伏的波浪，一塊一塊的麥田中點綴着一團團的黑點，那是人們在拔麥。

（素與芳跑上）

素：（用手指着起伏的麥浪，嚶道），嚶！嚶！看看好好看嚶，看看好好看！（不自禁的扭起了秧歌舞，唱起了小調。（可用小放牛調）（唱）出得城來好風光吧伊呀咳！

芳：（緊跑兩步接唱）哪伊呀咳，哪伊呀咳嚶！

素：（唱）一片麥田金晃晃。（以下二人交互穿插，隨唱隨扭）

芳：（唱）南風吹。

素：（唱）麥田香。

芳：（唱）家家戶戶拔麥忙。

素：（唱）緊着拔。

芳：（唱）忙打場。

素：（唱）打下那麥子交公糧。

芳：（唱）烙白餅。

素：（唱）趕麵湯。

芳：（唱）戰士們吃飽了打老蔣。

素：（唱）打敗了老蔣享安康。

芳：（唱）哪伊呀咳，哪伊呀哈咳。

素芳合：打敗了蔣介石享安康。（落板）

素（白）咱們光顧着頭裏跑，看把咱娘地們拉遠單！（拉長聲）

文——改，快着走！

芳：（突然指着遠方，大聲喊道）文素！文素！你看，誰偷咱那麥子哩！

素：（順着芳手看）是！是！正摸着腰拔哩！好他媽的胆大！追他去！

芳：（回頭叫道）娘！快着走，有了偷麥子的了。（二人急跑下）

娘：（一面走，一面扯着文改喊）逮住他！哎呀，這還了的了哇！解放區裡還有賊呀！呀！文——改！別叫他走！……………（慌張的過場）

第 三 場

娃：（試而試腦的上說快板）這倒說我懶，那個說我沒樣，氣的我小娃子淨肚脹，我使了股勁（兒）生了股氣（兒），一溜小跑，順着小道，日蹣，日蹣一蹣跑到了麥子地（兒），摸了摸腰，喘了口氣（兒），嘶溜，嘶溜的拔麥子（兒），麥子拔了一大片，這才看見了文芳和文素（兒），她一面走，一面喊，口口聲聲要捉賊（兒），要——捉賊（兒）。（落板）（白）這可前了也不是，可後了也不是，我順着小道跑的頭裡來了，拔了這麼一大片麥子，值得掙個模範哩，她們說我是賊，對！說我是賊我就算賊！讓她們那不賊的拔去吧！（四馬停蹄一仰）哎呀好使的慌！（躺在了麥田中）（文素和文芳跑上，大聲的喊）

芳：（白）嘿！鑽了麥溝啦！看你那跑！（撲上前去）

素：（一看是小娃子，驚奇的哼了一聲）…！這懶漢倒跑的頭裡來啦！

娃：（驕的跳起），「俺這懶漢，拔了一片，你們光榮，你們模範，一邊走道，一邊胡喊，」（重她們）「哪伊呀咳，哪伊呀咳，哪伊呀哈咳！」

素：（白）（把脖子一擰）看那個榮樣！

芳：（白）你甭覺着你先拔了一點了，就吹大泡，在一塊拔你也

不准拉下誰！

素：（白）就讓出你拔的那截來，來！（挑戰的口吻）小娃子，我要超不過你去，你就多瞪也不用叫我姐姐啦！（一面說，一面脫去外面的褂子）

娃：（白）呸！光說漂亮話，頂不了事，我要拉不出你們屎來不算藝（兒）。（就要動手去拔）

娘：（扯着文改，氣喘喘的上，看見了小娃子，表現出驚奇的樣子）呀！……怎麼，……是你拔麥子來呀！

娃：（白）就是咱這懶漢拔來嘛！

改：（氣憤的）你就是個懶漢！

娃：（白）你勤謹，你來拔，你拔一年也拔不了這一片！

改：（不服的）我要長你那麼大，我自己就拔完啦！

娘：（白）不許再抬槓啦！歇歇咱們就拔呀！

芳：（白）拔吧，不使的慌！

娘：（白）誰家不歇歇地頭哩！（坐下，用手捏胳膊腿兒）

改：（一跳跳到麥田中間）娘！看見我了嘛？

娘：（喜歡的）哈！哈！文改還不如麥子長的高哩！

素：（命令的！）快出來！看糟踏了麥子！（一面扯文改，一面採了個麥穗，在搓）

娃：（刺激的）嘿！看這生產模範！吃麥粒啦。

素：（瞪了他一眼，沒做聲，細心的數着麥粒）娘！七十二粒！這麥穗真大！

娃：（白）那頂什麼事！不拔它也下不來呀！

素：（白）你刺激誰哩，咱們拉下誰了誰甯吃飯！

娃：（白）對！

娘：（白）（立起）光快不行，還得拔乾淨。

芳：（白）對！小娃子，你還拔你那三壠，文素姐，拔這三壠，我拔這三壠，文改和咱娘拔這三壠。

娃：（白）誰先拔完，誰先回家！

(鑼鼓齊奏，一家大小開始拔麥)

娘：(唱) 劉大娘，喜洋洋，手拔麥子開了腔。叫文素，聽其詳，今年的麥子實在強！這全靠勤澆和勤撈。咱年上缺人種的晚，立秋時候才耩上，只出了兩個馬耳朵，人們都說指不上，那知咱一家大小做的到，麥子穗大粒又長。

素(接唱) 有文素叫聲娘，只有辛勤才能多打糧，四月廟上唱大戲，人家都把廟來上；俺娘你不肯把戲看，黑更半夜把水放，早澆一水頂上糞，今年的麥子全憑娘。

娃：(接唱) 咱娘澆麥功勞大，咱們鋤麥也沾光，一連三遍鋤去了草，不生黃疸麥粒光，別人都說鋤麥不頂事，我看看預防黃疸數它強！(落板)

芳：(白) (對娃) 看你光賣話，叫咱姐姐趕上啦！

娃：(扭頭) 她還不哩！(飛快的拔)。

素：(領唱)，大家夥兒來呀。(以下用合習調，也叫娃娃調)

衆：(唱) 來拔麥。

素：(唱) 一家大小。

衆：(唱) 來競賽。

娃：(唱) 我這懶漢在頭裡跑哇。

娘：(唱) 拉下我老婆小文改，

芳：(唱) 光拔的快來不算好呀。

素：(唱) 要保證不謬一粒麥！

合：(唱) 齊使勁來吧，齊加油。一家大小來呀來競賽。

(拔麥動作，隨鑼鼓節奏，逐漸加快，文素趕上小娃子，文芳落在中間，老婆與文改落在後邊。)

娘：(突然一坐) 哎呀！使死我了，可歇歇吧！(用手捏着胳膊腿)

素：(扭頭) 哈！哈！(冷笑) 看咱娘！看咱娘！

娘：(白) 看我做麼，我這老胳膊老腿的嘍。(歡喜的) 都給我過來！圍着我做個圈。

娃：（早就想拔了）是！（打了一個紡車輪，跑過來，坐在娘對面）

素：（也湊過來，對正拔着的文芳說）文芳，咱們也歇會去呀！

芳：（應聲）啊！（二人走到娘跟前來）

娘：（白）使的慌不？芳，來！坐的我跟前來。

芳：（白）不！（坐在娘的跟前，天真的問）娘，我爹怎麼當的八路軍呀？

娘：（白）提起那個來，話就長嘞！鬼子一進城，大漢奸翟二狗就找你爹當漢奸，說管着咱一家子吃穿。你爹給我一商量，我就急啦說：「怎麼着也不當漢奸呀！」後來你爹就出去當了八路軍……

素：（白）嗚！咱爹一走，翟二狗就把咱娘抓的走嘞，關的獄裡，不叫吃飯……

娘：（白）押了我一天，叫我出來，找回你爹來就算完事；我出來了就領着你們跑出去了。

素：（白）哼！日本被打走了，咱一向來。麼也沒了，都叫漢奸們給搶光啦，要不是民主政府給咱這地，咱怎麼能種上這麥子。

娘：（白）甭提那個啦！（叫板）（唱）

多虧了民主政府照顧咱， 給咱十畝土地房八間，
一匹毛驢一盤磨， 叫咱一家搞生產。

素：（白）那你家小娃子還不知足哩！值不值哩就想找代耕哩，那對起民主政府跟老鄉親們哪？！

娃：（白）誰說不知足來呀！我是說村幹部們不公平！像萬公家給他們炒兩回，就代耕，咱不找他們就不給代。

芳（白）你就會跟落後的學，咱能做的活，幹麼非用代耕的呀！

娃：（白）得啦！得啦！甭說啦！從今後咱改過，咱就往後看。

娘：（白）咱先拔吧，一會再說！

素：（白）淨小娃子的過，要不早就又拔開啦！嘿。

娃：（白）得啦！得啦！又是我的過，不給你們說啦！咱們拔着看！

芳：（白）娘，越往這裡越強，越拔着有勁。

娘：（白）這都是咱們都勤謹，地他就不潮啊！

（鑼鼓齊奏）

素：（領唱）越往南拔，麥子越強！

芳：（唱）一家大小喜洋洋。

娘娃：（合唱）哎哎哟！喜洋洋。

素：（唱）今年的麥子長的強。

芳：（唱）全靠勤澆和勤撈。

娘娃：（合唱）哎哎哟！勤澆勤撈沾大光。

素：（唱）手拔麥子喜盈盈。

芳：（唱）一家大小齊勞動。

娘娃：（合唱）哎哎哟！一家勞動不用代耕。（落板）

素：（已拔到頭，白）小娃子還吹大泡不！

娃：（白）自己拔了，幫助別人，才算模範哩！

芳：（白）幫助誰也不幫助你呀！姐姐，接我一截。

素：（白）對！不幫助那好吹大泡的哩。（帮文芳拔）（唱）我拔完了幫助你。

芳：（唱）不由我心中笑嘻嘻。

素芳：（合唱）哎哎哟看看到底誰是第一！

娃：（白）好，我也拔完了，我幫助咱娘拔。

（唱）你帮娘來我帮娘。

娘：（唱）笑的我嘴也合不上。

娘娃：（合唱）哎哎哟，再一使勁就拔光

緊：（白）太陽出來了，（唱）太陽出來紅剛剛。

芳：（唱）一家五口鬧嚷嚷。

娃：（唱）二畝麥子拔完了。

緊：（唱）說說笑笑回家轉。（落板）

（白）哎呀，可也拔完了。

緊：（反問）小娃子，這沒用代耕的，沒有拔完嗎？

娃：（紅了臉）得咧！够受的啦，從今往後看，保險不提代耕這兩字啦！

芳：（白）咱耩的時候沒用人，澆的時候沒用人，這耱長熟啦，還值的找個人代耕，你就是有股子懶勁！

娘：（白）對！咱這回拉麥子，打場，都不用人。

緊（白）咱自己能做的活，就是自己做嗎！

娃：（白）對！咱今年割穀子，砍高粱都不用人代耕。

芳：早就該這麼辦！

緊：（白）這就是勞動光榮！

娘：（白）天氣不早啦，咱們回去做飯吃去！（下場詩）

太陽出來一片紅。

娃：二畝麥子拔了個淨。

芳：大小孩子齊下手。

緊：軍屬勞動光榮。

（完）

最後一分鐘（獨幕劇）

——王 林 作——

時代 解放戰爭中期。

地點 華北蔣匪大據點附近一崗樓。

人物

詹子厚：四十多歲，蔣地方團隊隊長。

小梅：二十多歲，詹之小媳。

侯保長：六十多歲。

蔣排長：四十多歲。

小柱：十八九歲，當差的。

傅副官：四十多歲，蔣主力軍副官，美式軍裝。

郭巡視員：四十多歲，國民黨部巡視員，中山服。

李科長：五十多歲，流氓縣政府科長，便裝。

頑軍兵士甲乙丙丁戊己庚等。

王大明：二十多歲，人民解放軍政工人員。

在崗樓旁的隊長辦公室和住宅。正面是窗，窗前有方桌坐椅及各種陳設，洋油泡子燈正點着。左邊有通內間小門，門旁一小桌，有個電話機。右邊有通外邊的門，門旁牆上歪歪掛着蔣介石的像片。

幕開時，內間在打牌，傳出男女嘻笑的聲浪。保長侯步青從外門進來。走到通內間小門口。

保長：隊長，詹隊長，忙着的吧？

詹：（聲）侯保長嗎？碰碰。（牌聲）進來，進來侯保長。把。

保：（按門簾）不不，你們來你們的。有點小事，不忙，等會兒再說吧，不用忙。

詹：（聲）等一等，這一把就完。進來坐。

保：好好。（點頭哈腰的，入內間）

李科長：（聲音）我代催的錢糧，怎麼樣了，侯保長？

保：快啦，快啦。

李：可別踢了我的飯盃，——當這流氓科長也不容易。一點事也幹不了，叫人家說是光白吃飯。

保：不致於，不致於。

李：那就請侯保長賞盃飯吃了。（帶嘲笑的）

保：李科長，你真是會說笑話。

副官：坎檔，平乎！

（內間立刻一陣脾聲嘻笑聲）

詹：（翻一口氣似的出來）。

保：（尾隨）沒有什麼要緊的事，甚麼工夫也談得了，你先打看你的。

詹：手頭老背，正打着沒勁呢，換換手也好。（從桌上烟筒內取烟捲，扔給保長一支，自己也吸一支）坐下坐下！（先落坐）。

保：（搶割洋火給詹點煙，自己抽着後落坐）。

詹：欸，上得怎麼樣啦？（噴口煙）。

保：上得倒是快，就是沒有八路闊着，也不能一下就齊了。

詹：不能光磨蹭工夫啊，這磨一天一個世界。

保：那是那是。（沉默一下，詹知道他來有事，侯却要看看火候才開口）啊，隊長，野貓進宅，無事不來。（欠身子陪笑）私人賣嫁妝湊了點款，問問那幾個青年壯丁的事。這幾個壯丁家裡，老的老小的小，實在可憐。離了他們，真是不能混，你可得多看顧着點兒。

詹：壯丁的事啦，不用提，比錢糧捐差還緊。九十四年跟縣裡要一千壯丁，半個月交齊，交不齊改編我們地方團隊。你在裡頭沒有看見戴美國帽的那一位嗎？他就是九十四年的副官，來坐催壯丁的！

保：是是。（變小聲）隊長，好漢護三村。

詹：（開玩笑）好狗護三隣！

保：隊長你真是！隊長在這一陣，落的名聲可是不壞呢。

詹：（自己也不相信的冷冷一笑）

保：隊長，（小聲）再高抬一次貴手吧！

小柱：（喘着跑上，穿着便衣）壞啦壞啦！村裡淨是八路啦！

詹：（驚）吊橋拉起來了沒有？

柱：拉起來啦。

詹：（又沉住氣了）拉起吊橋來啦，還怕甚麼？

柱：人家豈着什麼上天梯呢，封鎖溝一邁就過來！

詹：你看你這鬆樣，一點兒骨頭也沒有！內溝外邊有外溝。外溝外沿有鹿柴。鹿柴下邊有地雷。這一帶八路淨些老套筒子，小土槍子，還頂住咱們這美國武器了！你怎麼聽見說的，就瞭頭轉向地回來瞎炸？（忽然）…，你怎麼換上便衣了？一聽八路來到，就吓得要開小差嗎？

柱：不是開小差。我是換了便衣，打算在村裡過一宿。剛要脫褲子睡覺，就聽說八路滿了街筒子了。我也就急忙跑回來報告隊長。

詹：（故意裝鎮靜）又他媽的換了便衣上村裡串門子去啦，村裡大閹女，就叫你這小子糟塌完啦！

柱：沒有，沒有。（嘻皮笑臉的）

（電話鈴聲）

柱：（趕快去接）哪，那裡？…好的。（轉向詹）坡裡來的電話。找你。

詹：（接）啊，怎麼？那裡也有了八路了？……啊，還像是野戰軍！……是，是……死守待援……（內間人都出來，帶着驚慌的神氣）

郭：（就近問）城裡來的？

郭：（點頭）

郭：叫他們告訴黨部，我在這裡。

詹：（點頭回答，仍注意耳機內聲）對對，只要天一亮美式飛機就來啦！哈哈！（大笑）還有件事，郭巡視員在這裡，請你們告訴黨部……啊，換了人啦！（大吃一驚，立即用手捂住收音喇叭嘴）是八路！

李：怎麼城裡有了八路啦？

梅：哎呀，城裡有了八路啦？

詹：他們是在半道上搭上綫，跟咱講話呢。

梅：咄，趕情是……

詹：（報告內容）他媽的，要我們交槍投降！……（冷笑）還講什麼寬大政策……優待……別狗屁啦，共產黨這一套還唬了我！（把耳機一扔）。

（郭、付、李、梅、等跟着冷笑）

梅：我聽聽。

詹：不要聽恁個！（向小柱）割斷綫！（小柱去割綫）

郭：怎麼回事？匪軍包圍上我們了！

副：野戰早？還是游擊隊？

詹：城裡說好像是野戰，咱們這裡，小柱你在村裡聽說是什麼？

柱：我一聽說八路來了，我就趕快跑回來了，誰還敢問那個？

李：聽見他們說話了沒有？聽口音，我就能猜出個幫七幫八來。

柱：沒有！沒有顧了聽。

副：有我們南方口音沒有？要有我們南方口音的。就一定是野戰軍嘍！

④

全體：對，對，有南方口音的，就是野戰軍了。

柱：（很難回答的）我，我沒有……

詹：（生氣）你就沒有聽見他們說話！

柱：（趕快順竿爬）聽見了，聽見了，口音不啻，不像有南蠻子。

詹：嘴裡淨胡說，甚麼叫南蠻子。

柱：是，是。

李：那麼這就是游擊隊了。

副：只要是游擊隊就好說。

郭：也別小瞧游擊隊，游擊隊淨是本地人，熟悉情況。

副：熟悉情況有個蛋用，咱們有美國飛機美國大砲，有永久性的工事！

郭：怕的是有內應，裡應外合。（說時四下看看）游擊隊武器不濟，可是他只要打那裡，就是那裡有內應，說好了，他們才敢打。

詹：（小心四下看看，却又自大的）沒有那玩藝，我這裡保險，沒有那玩藝。

李：我又覺得不像游擊隊。野戰軍也淨是本地人，只是大官有些南方人。

郭：是游擊隊沒有錯，游擊隊專要用電話作政治攻勢。

副：不，野戰軍也是先聲後兵，利用各種辦法，進行政心戰術，才正式攻堅。

詹：共產黨真是異想天開，指望用電話一唬，就把這個崗樓唬下來！不用說這個了，就是那年在村裡鬥爭我，好幾百窮小子們，呼雷喊天地鬧了四五天，我也沒有把紅契文書拿出來，我也沒有把藏起來的東西指出來。況說這個，嘿，嘿！

（外面忽打來一聲槍）

（全體由自負的神氣忽變成大吃一驚）

詹：（吓了一跳）哼！就要打起來！

柱：可得提防他們的上天梯。

詹：胡說，那來的上天梯。

（又傳來一聲槍）

小梅：哎呀，真打起來啦！

保：哎呀，打起來了我可怎麼着？

聲：（由遠向內喊的）樓上頑軍弟兄們聽着，我們就要拿縣城，你們這小崗樓，趕快交槍，不要給蔣介石和美國當替死鬼！

詹：（又得意起來）趕情又來老和尚唸經這一套，嘿，咱就要聽。傅副官，郭巡視員，李科長，咱們這裡邊去打牌去，小柱，告訴各排各班，不要答理他們，離近了就給他們一冷槍，打着打不着的吓他們一跳！

柱：是！（就要下）

詹：還要說清這個，按時候睡覺，可不要聽見老和尚唸經，就想起小尼姑來了。

柱：咋。（得意的下）

梅：走，走。（得意的）屋裡去，接着打。（四人下）（外面喊聲仍不斷）

詹：保長，走，裡邊去，打四圈。

保：（心裡打鼓，表面陪笑）不行，我不打，嘻嘻。

詹：走吧！輸了錢扒不了你的褲子！

（外面忽又傳來婦女小孩由遠而近向內喊聲）

詹：還有女八路來唸經嗎？（冷笑）這可叫弟兄們不能不想起小尼姑來了。（聽）

聲：三刺……大山他爹，……快下來吧！……打起來可沒有好……洪子他爹……你們這夥人可擋不住人家！……快下來吧，別找死啦！

詹：哼！淨是婆娘孩子們喊的，這可麻煩！

頭崗兵向外喊的聲音：別往前走啦，有地雷。

聲：（向內）你不是俺他爹嗎？下來吧！寬大政策優待。

頑崗向外喊：還往前走，真麻煩！

薛排長：報告，（上）報告隊長，八路軍喊話還不要緊；家眷們一開哄，弟兄們可就沉不住氣啦。

詹：沉不住氣，不自沉不住氣嗎？

薛：老鬧着我鬧。

詹：（生氣）那麼你說怎麼着，投降嗎？

薛：當然是不能投降的。

詹：那麼還問我幹什麼？

薛：是，是。（要下）

頑崗向外喊：怎麼還往前走呀！

（轟的一聲，老婆孩子又跑又顛，亂叫一陣）

（頑軍羣集門口崗口）

頑兵甲：隊長，這可怎麼着？

頑兵乙：隊長，光這麼着可不行。

詹：怎麼不行，你們說怎麼着？

頑兵：（亂七八糟的喊）你說怎麼着呢！反正光這麼着不行。誰沒有老子，誰沒有老婆孩子的！

詹：不要亂，一個說了一個說！

（沒有人先說，遠處頑屬喊聲又起）

頑兵：（又嘈雜起來）這個麻煩勁，喊的人心焦！

詹：（往屋內轉一轉，忽一回身）交槍嗎？交了槍人家活活刮了你們，大卸八塊了你們，可不能怨我！

聲：（頑屬）寬大政策……優待俘虜……三啊……洪子他爹啊……快下來吧……叫他爹啊……打起來就沒好！……小山，你給我滾下來，別給你祖墳招罵啦！……下來，寬大政策……

頑兵丁：你們聽，寬大政策！

詹：什麼他媽的寬大政策！

兵丁：我叫人家抓住過，我還不知道？

詹：你是人家派過來的？

兵丁：人家寬大我回了家，你們又抓了我來！

頭兵（亂嚷）是啊，他叫人家寬大過！

遠聲：趕快交槍吧，優待！寬大！

頭兵：（亂嚷）隊長，你聽聽！優待！寬大！

詹：（聽一聽）你們既然願意投降也好。我立刻派篩排長下去辦交涉，好不好？

頭兵（亂應）好，好！

詹：可是投降也得服從命令，有條有理，要不然上當！

頭兵：對，對！

詹：篩排長留下：你們先回去，把崗哨警戒好。

頭兵：好，好！（哄散）

小梅：別價！別價！（郭，傅舉手槍倒出門口槍口向詹）

郭傅：怎麼，你小子要投降？（小梅追出，李也跟出）

詹：（不慌不忙一冷笑）

副：你還不賣了我們嗎？

郭：好，你小子要叛黨投降！

詹：哎，哎！（仍冷靜的哈哈一笑）你們聽我說啊！（副手槍落下）你們沒有聽見當兵的們受了共匪的煽動，來跟我鬧嗎？

郭：跟你一鬧你就動搖！

副：地方團隊就這樣搖！

郭：（又搶說）你說沒有內奸，我看你就不可靠！

詹：起情你們還沒有鬧清我的企圖呢！我這是一個計。（郭手槍放下）

郭：有我在這裡，是計也得先跟我請示一下啊！

詹：是是！

小梅：你就快著跟郭委員說明吧！

詹：好漢不吃眼前虧！

郭：爲了不吃眼前虧，就投降嗎？

詹：那裡是投降啊，你瞧我這被窮小子們鬥爭出來的人，會這樣容易投降？噫！嘿！（冷笑）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計，對當兵的們是個調虎離山計，對敵人是個緩兵之計。

梅：這是計！這趕情是個頂高明的計！

郭副：是計還好。

李：我說呢！咱們這些叫人家鬥爭够了的人，那能就連這點志氣，也沒有呢！

詹：你們想想，當兵的們受了共產黨的煽動，都來鬧，你不應付一下行嗎？

副李：對！對！是得應付一下！

詹：城裡的命令是叫我們死守待援。可是我們這小崗樓，兵力太有限，人家既然包圍上，就得有幾成把握。咱們硬頂行嗎？可是共產黨仗着是黑下，天一亮美式飛機一來，他們就饒了眼啦。所以咱們只要能拖延時間，磨磨到天亮就行！

副：好！好！這跟蔣總統（全體立正）跟共黨的頭牛談判一樣！

郭：好是好！就是應該先跟我商量一下。

聲：（頭屈）還不下來嗎？人家可打啊！……

頭兵：（向外喊聲）等一等吧，就下去辦交涉。

副：那麼你就這麼辦吧！

詹：好。（轉向副）副排長，日本一來，你就給日本幹事，得罪的老百姓可不少，八路軍早有你的賬底子！

副：（點頭）那是！那是！

詹：我家裡是大地主，日本在俺村有據點的時候我當過鎮長，前年清算我，要不是我鑽牆跑出來，早把我活埋了。侯保長，你從日本手裡就當保長。辦公就得罪人，老百姓是八路軍的

耳朵眼睛，也有你的賬單子。我們這些人只要落到八路手裡，一個全屍首也落不了！

全體：（連連點頭）那是！都得拉拉死！

詹：投降？你只要是把槍交給人家手裡了，可就什麼都得聽人家的了。共產黨法碼多的很，他們自己不殺咱，把刀把交給老百姓，也會大切八塊了咱們！

保、饒：就是！就是！

遠聲：下來就下來，不要磨磨工夫！

薛：快拿主意吧，隊長，幹到底也好！

詹：光咱想幹到底也不行，方本你沒有看見弟兄們那股子勁麼？硬幹也不行！

（頭兵又集到門口，窗口）

頭兵乙：怎麼着？下去就趕快下去！

詹：立刻就下去，你們先回他們的話。

頭兵：好！（又哄散）

詹：司令部要我們死守待援，我們也想死守待援。只要天一亮，美式飛機大砲就增援上來了。可是這把子人不給做主，我是打算這麼着，也來個和平談判，緩兵之計。只要磨磨到天亮，我們就什麼都不怕了。

薛、保：好好，隊長的計劃是好。

詹：薛隊長，你下去，落吊橋的時候，可得叫他們離遠了，看清楚真沒有人了，再落。回來也得留些心眼。共產黨鬼計多端，可別上了他們的當。

薛：那是！那是！

詹：你下去就說要交槍，可是對你們的寬大政策還不相信，須要叫他們來個負責任的官，正式談談才行，聽清楚了吧！

薛：聽清楚了。

詹：辦到了不？

諸：辦到了，有日本的時候，我就幹過這種事。

詹：只要他們來個像回事的官，咱們就有法子和他們磨蹭到天亮。

諸：還不下來，就打一打算盤！

詹：馬上去，馬上去，（諸要下）處處要小心，可別上了當！

諸：（下着）那是！

詹：只要弄上來一個大幹部，就算抓著刀把了！

諸：行！往！（下）

詹：（送一送又回）侯保長，等他們人來了，我來橫的，你裝軟的，講崩了，你就出來說合。

保：行，行，看事做事吧！

詹：小桂，帶上幾傢伙，到時候要看我的眼色行事！

桂：是，是。

諸：（向外喊聲）八路同志們離遠點！我下去辦交涉去！

（吊橋落下又吊起的聲音）

詹：傅副官，郭委員，你們藏在屋裡，把槍準備好，講崩了說不定就打起來。可是我們的目的只是拖延時間，爭取到天亮了再決戰。

傅：（摸摸槍）

郭：小共產黨掉不了蛋！

梅：我那小手槍呢？（亂找）

李：我那盒子裡怎麼缺了子彈呢？誰偷了我的子彈？小桂！小桂！我那條新盒子子彈呢？

桂：我知道嗎？

詹：不要亂，我正心焦！小桂，告訴各排各班，崗哨可要警戒好，可不要叫八路偷着爬了上來！

桂：是。（下）

諸（向內喊聲）放吊橋，王指揮員來了！

詹：來了，好！（慌）小桂！小桂！（未應）你們（向傅李郭等

）趕快進去！侯保長，你可出帳的裝說合人！

（郭傅李梅入內間）

（外邊起落吊橋聲）

頭兵乙：（聲）老八，你可來啦！都盼望着你們呢！

王：（聲）放下槍就是朋友！

詹：哼，他們跟來的人說起話來啦！保長，你去，趕緊叫那個人來這裡，告訴薛排長，不許弟兄們跟八路說話！

保：是。（下）

柱：（跑上）隊長，來的人，我聽口音，怎麼像是咱村的王大明呢？

詹：（大吃一驚）啊，怎麼，是咱村王大明那小子！真的嗎？你再看看他！（柱下）啊，怎麼，來的這個八路，就是那年清算鬥爭我的復仇大隊長，窮小子王大明？哎呀，這真正是仇人路窄！

梅：（衝出）怎麼，是王大明那小子！

傅：（隨出）怎麼，來的八路正是你的死對頭？（郭李等也出）

詹：八路都是我的死對頭。可是這個人更是我的死對頭。他是我村的一個窮小子，那年鬥爭我的時候，頂數他鬧的歡，頂數他厲害！

梅：（瘋狂的）他可落到我們手裡了！弄死他！那年鬥爭我家的時候，我看得楞真楞真的，就是他領的頭！

詹：他是隊長麼，他不領頭！（向傅郭等）我恨八路共產黨還是籠統的。可是一提到這小子，我就咬牙。我曾經化裝回村找這小子，想打了他的黑槍，可是這小子當了八路了。我以為他早叫咱們打死了呢，想不到，想不到今兒個又碰上了！

李：常說的那話，仇人路窄。

梅：這回可得弄死他！

詹：一聽到是他，我就癢癢起來！可是，可是人家包圍着咱們呢

。人家是來代表著八路叫咱們投降的！

梅：那才更該毀了他啊！在村裡人家鬥爭了你，今兒個你倒在人家手裡投降，也不嫌丟人嗎？

副：這才真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柱：（上）就是他，就是王大明那小子！

詹：真是他也好。正好叫我玩弄玩弄他。我決不會把武器親手交到他手裡。寧可同歸於盡，也不能栽到他小子手裡！

全體：對對！（梅表現更瘋狂）

王（聲，較近）私人的東西各人收起來……

詹：（向柱）趕快把他弄到這裡來！（柱下）（向郭傳等）你們趕快！（指示屋內）（郭傳李梅入內屋）他一個土莊傢小子，還不好玩！

薛：（聲，到了門口了）請到辦公室裡坐。請到辦公室裡坐！

詹：（摸摸手槍很緊張地）

王：（帶著天真的勝利的信心和微笑進來。一見是熟悉的階級仇人，忽然一楞）啊！

薛：（跟上，尚未看出，趕快介紹）這是主指導員！

王：詹隊長取情是你！

詹：（嘲笑的）嚶，當上指導員啦！

王：改了名子啦？

詹：有身份的人，有奶名有學名，有字還有號，堂有堂名，籍有籍名。哼哼，（輕視王）用着改什麼名子？

薛：哼，（詫異）你們早先認識？

王：我給他家放過羊，俺們少東家還能不認識？

詹：俺們村的復仇大隊長，清算鬥爭我的積極份子，還能不熟悉嗎！

保：（趕快緩和空氣）這倒好，人熟就是一寶，這可更好好交涉

(但是空氣緩和不了)！

(頑兵們堆在門口窗口)

頑兵甲：(小聲私語)這倒好，來的趕情是隊長的老鄉！

兵乙：(粗嗓)老鄉，還不更好說啦！

兵甲：(小聲)快交涉吧，怎麼誰也不開口呢？

兵乙：(較大聲)趕快交涉妥了，就下去囉！

詹：(還怒，走向門口)去！那裡有你們的話！趕快去站崗去

！不要聽我們講話！

兵乙：(散去時念經)交槍囉，還站什麼崗！

兵甲：(聲)你醒你！隊長脾氣正不大好呢！

薛：(找台階)別光立著！請坐，請坐。(將王往裡推讓)

薛：(轉回却以背轉向王)又冷場起來)

(王忽然將手往衣兜裡插去。

(詹猛然一擰身子掏出手槍，扳開槍頭。內間的郭傳李也從門口伸出手槍來)

(薛不敢制止，保長吓得哆嗦著捻鬍子)

王：(從衣兜中取出一盒土產紙煙，不慌不忙地)抽煙吧！

(詹急忙將手槍收起，又以背向王。)

(郭傳李等也急忙補回)

薛：(丑似的)抽煙抽煙，咱們輕易抽不到王指導員的煙！(拿著菸，詹不接)

保：(鬆了一口氣，趕快拍過煙來，用力抽)

詹：(過一會)帶槍了沒有？

王：帶槍幹甚麼？

詹：幾個人？

王：一個人。

詹：(向小桂一使眼色，小桂急忙下)。(冷場)

(小桂不久回來，向詹遞了個眼色)

王：（噴了幾口煙）談吧。

詹：談甚麼？

王：你們派代表出去，要我們派代表進來，我想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詹：哼！（用鼻子冷笑）叫我們交槍投降，是不是？

王：你們派出去的代表這樣說的。因為還有些顧慮，才叫我再進來談一談，對於寬大政策還有些不明白的，可以提出來。

詹：同志噯，（嘲笑似的）那有這麼簡單的事！你還還是個土小子，你這回可太冒險了！這不是打日本的時候了，賊幾聲中國不打中國人，就拉過去！城裡早給我們來了電話，要我們死守待援。只要天一亮，美式飛機，美式大炮，就接濟上了。我們也下了決心，寧願和這砲樓同歸於盡，也不願意接受你們的優待。你還不清楚嗎？我們是嘗夠了你們的寬大政策的！有日本的時候，爲了保護地面，我才幹的僞事。你們區裡縣裡，也派過人拉攏過我阿，爲什麼日本一投降立刻就清算我們！

王：拉攏你是爭取你，希望你別做鐵心漢奸。

詹：你們淨口是心非，翻臉不認人。爲什麼我跟你們取上聯繫了，後來還把我當鐵心漢奸來鬥爭？

王：你是真心跟我們取聯繫嗎？你是應付我們，欺騙我們。你是怕我們從據點裡拘你，你才跟我們假拉攏一下。你在站裡做過一件好事嗎？

詹：我做過什麼壞事？

王：是誰在咱村推倒合理負擔的？

詹：日本一來誰還敢鬧合理負擔？

王：從按上崗樓，你家拿過負擔嗎？

詹：你怎麼知道我家沒拿過負擔？

王：日本來了卻過窮了，你們爲什麼越過越財主？

詹：省儉細用，會過日子。

王：你們家裡誰幹活？誰省儉細用？

詹：老輩積留下的陰德。

王：老輩積的什麼德？我爹給你家扛長活，累的吐血，你們立刻把他趕出去。我十三上就給你家放羊，偷吃了一回猪食。你們就把我打了一頓。這就是你家祖輩積下的陰德嗎？

詹：挨打是因為你又懶又愛偷嘴吃！

王：我今兒個是人民解放軍的代表，來交涉受降來了，時間限了半個鐘頭，家裡事我們不必再談。

詹：家裡事就是國家的事，為什麼我跑出來幹了這個？就是你們太殘忍無人道了。清算了我幹偽事的賬，為什麼還要分我的地？

王：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早就提出過。你這個國民黨員，難道連這一點也忘了嗎？

詹：我說我交出文書來，為什麼還鬥我？

王：你交出的是什麼文書？不是你自己造的假文書？

詹：為什麼要搶我家的東西？

王：羣衆繳的東西，淨是你當漢奸的時候，敲詐的各村的。件件都有記號。人家起來要東西回老家，難道我們復仇大隊，還帶着你欺負老百姓嗎？

詹：哼！共產黨比日本還可惡！日本鬧了八年，也沒有把我家的宅子地鬧光，你們一下就把我掃地出門了！

王：給日本當鐵心漢奸，日本還能不給點吃剩下的肉湯嗎？

詹：鐵心，哼！我算恨共產黨恨鐵了心啦，交槍，嘿！嘿！我為什麼幹的這個？我交槍！

王：不交槍也好。這是封建殘餘和勞動人民最後的一場決戰，是的，光憑嘴也解決不了。好啦，時間已經到了，我該走了。
(要走)

保：別走！別走！（推拉王）

兵甲：（圍着門口窗口）王指導員，可別走！

兵乙：交槍就得了頓，還有什麼說的！

詹：共產黨比土匪還不如，搶了我的宅子，搶了我的地！

王：這就是革命，我們拿起槍來幹革命，就是爲這個革命。我們一下生就得受你們的氣，受你們的剝削，你們一下生就睡在我們頭上享福。這就不行！你們的宅子地不是你們勞動來的，都是剝削我們的血汗。把我們自己的勞動果實收回來，這就是革命。

兵乙：好哇，這很有道理。

兵丙：我早聽說了，一個人分三畝地。

兵丁：我家還分着地了呢！

詹：（怒）滾開！共產黨好，你們爲什麼幹這個！

兵甲：（散開着念簿）好傢伙，還這麼橫呢！不抓我來誰幹這個！

兵丙：共產黨的辦法按說好哇！

詹：滾遠點兒，還窮嘯咕嗆麼！

柱：（下，聲）隊長叫你們走遠點兒，你瞧你們！

兵乙：（聲）你這小王八羔子，還炸甚麼刺！

柱：好，你小子還敢罵我！（生氣地轉回，要告狀）

王：時間到了，我走！

薛、保：再談談，還沒有沾着邊呢！

王：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薛、保：談談！

遠處聲：時間過了，我們的人還不回來？

詹：（以咀向薛示意）告訴他們說，還在談判，別叫喚了。

薛：好，你們先談着。（下）

王：談就痛痛快快談，不要故意磨磨工夫。

保：王指導員，你先穩住神，別住急別掛火，慢慢的。

王：王夫是寶貴的，外邊什麼都準備好了，要交槍就交槍，要打就打。上級有命令，限定拂曉以前，解決清楚這一帶的小崗樓。

詹：拂曉以前解決清？

王：就是！拂曉以前！

薛：（向外喊聲）別喊了，王指導員正在談着呢！

遠外聲：過了時間了，不能再談！

薛：（聲）馬上就談妥當了，再延長一會兒吧。

遠聲：叫我們自己人來答話。

薛：（聲）那也行！

王：我去答話。（下）

詹：（向保及小柱）趕緊跟着去，無論如何也別叫他走了！

保：是！（急下）

郭：（從內間出）是個八路就有一套。（副，李，梅跟出）

詹：這土小子當了八路，才幾年啦，就學得這麼難辦弄啦！

梅：我越聽越不順耳，他當面罵你呢！你怎麼就能忍受得了！

一槍交了他算啦！

李：打槍還了得！一響槍外邊聽見了，立刻就得打起來。

副：打起來也不要緊。可是要知道咱們這是玩緩兵之計，利用他拖延時間呢。他不是說要在拂曉以前解決了咱們嗎，咱們就給他一個磨檯到天亮以後再談。

詹：是啊，我就是這個主意；所以才沒有發火。

郭：不要光來橫的了，肥瘦都來着點，反正咱磨檯了王夫，就是勝利。

副：（向外）別喊了，王指導員來了。

王聲：（向外喊）還沒有談出結果，他們要求再談一談。我看就再談一談。

遠聲：至多再談十分鐘。不要中了他們的緩兵之計。

王應聲：好！留得。就再談十分鐘。

副：（側耳聽王答話，含意的一冷笑）一層窗戶紙，一拉就破。

詹：知道了是計也白費。我早盤算清了，他們只要派過一個代表來，主動權就算落到咱手裡了。反正有他們的人在裡邊，他們捨不得打。他天會搗蛋，他一個人搗不出咱們這一羣出去。我就不叫他走，就完了他們的盤子。

郭李副：（同聲）對！對！

王：（回走着聲）弟兄們，個人東西收拾起來了沒有？

顧兵騷：早收拾起來了。

詹：怎麼！（生氣）還叫他和咱們人說話啊！

薛：（聲）（到門口）請屋裡坐，餓了吧，做點飯吃吧？

王：不！不！（上）只能再談十分鐘，趕快談吧。

保：坐好！坐好！不用著急。

王：十分鐘很快就要過去了。有話趕快談，過了這十分鐘，可就不能再拖長了。

薛、保：行，行！就談，就談！（向詹）隊長，快拿主意吧。

詹：好，談吧！（向王）光說叫我們交槍，我們把槍一交給你們了，是不是又要發動羣衆來鬥爭我們。

王：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解放軍優待俘虜。

詹：優待我，我也是地主呀！

王：共產黨對於地主是消滅他們的剝削性，並不是消滅他的肉體。土地法大綱上說的清楚，平分的時候，地主同樣得到一份土地財產。只要放棄剝削立場，從事勞動，和勞動人民一樣會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

薛：這是不是就是中山先生說的天下爲公呢！

王：我們叫寬大政策，一切從教育改造做起。

詹：我也相信共產黨寬大，可就是不相信會寬大上我！（慘笑）

王：能不能得到人民的寬大，還在自己的表現。

5 保：對！對！在自己的表現。

詹：你本來是個放羊的土莊傢小子，怎麼當上八路，幾年就學得這麼有一套了呢！

王：解放軍就是我們勞動人民的大學，我們輩輩受剝削，瞭解革命並不費勁。

詹：好！好！（故意點頭哈腰的拖延時間）你們這一部份是誰的司令？光說打，你們有大砲嗎？

0 保：這麼談下去還好，這還像個鄉親見了面的。

王：不能再這麼談。十分鐘就要到，磨確了工夫，還想估摸軍事秘密嗎？

0 薛保：別忙，時間還早呢。沉住氣，慢慢談。

遠聲：十分鐘又過去了，王指導員趕快下來，不談就算啦，打打吧！

偽屬聲：趕快交槍吧，人家什麼都準備妥當了，打起來就沒有好！牛他爹呀，他們不下來，你自個下來吧！

王：十分鐘過去了，我走！

0 薛保：別走，再談談。

兵甲：（擠在窗口）怎麼還沒有交涉好哇？

兵乙：真叫人著急！

兵丙：老婆孩子喊得真叫人心焦！

王：（立起）走！

0 薛、保：別走！再談談！

王：不能再談！

詹：再談一分鐘。

王：這是最後一分鐘！

詹：最後一分鐘，就最後一分鐘。

王：交槍不交槍吧？（詹沉默起來）

偽屬喊聲更高：三啊……你娘白養活了你啦！……大山，你學

快給我滾下來吧！老蔣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抓你們去還打你們。共產黨分地還分給咱，你一點人心也沒有嗎？

近處聲：十分鐘早過去了，趕快下來。不交槍，打打再說。

頑兵乙：（在窗外）談啊，說話啊，怎麼悶起來了？

兵甲：你聽，我家裡的人，又喊叫呢！

兵丙：你們班說好了嗎？

兵丁：早說好啦，早一個心啦！

兵乙：怎麼回事呵，還談什麼！

王：最後一分鐘也過去了！

詹：（翻臉）過去了又該怎麼着？

王：我走。

詹：你走不了！

王：甚麼？

詹：你走不了！

兵甲：王指導員可別走！

兵乙：一走就糟了。

王：（旁白似的）我錯了算盤啦，跟這個頑固到底的階級敵人，講什麼道理？（立刻毅然決然的由被動轉成主動向窗外）弟兄們！你們不叫我走，跟他們可不一樣，可是你們要趕快拿主意！只要打起來，倒楣的還是你們當弟兄的！

頑兵：（亂響應）那是！那是！當砲灰的還是我們！

詹：怎麼，（怒）你要挖我的墙角！

王：（更加堅決的）解放軍是給中國勞動人民打天下！蔣介石是要給封建勢力和他的美國爸爸打天下。我們窮人要跟窮人一條心，我們中國人要跟中國人一條心，我知道你們都是被抓了來的。

兵戊：對呀！我才抓來不到一集！

兵己：你抓我來了，我不幹！還打了我半死！

王：你們的老子小的，在外邊喊了一宿了，哭哭啼啼，實在可憐。
。因為這個我才進來的。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你們還有什麼
不瞭解？

詹：閉嘴！

頭兵：（爭着亂答）瞭解！瞭解！

兵丁：我叫你們逮住過，我算了解。

詹：不要受他的騙。

王：打起來，倒楣的是你們當弟兄的，可別受了一個人的累！

詹：（大怒）怎麼！你竟敢挖我的牆角，煽動我的入造反？住咀

！（舉手向王）住咀，你再不住咀，我就打死你！

郭、謝：（從內間衝出，向王）住咀！

王：（更加勇敢的高聲）按抓來受欺騙的弟兄們，趕快拿定主意
，不要給蔣介石當磚灰，不要給美國當走狗。

梅：開槍！開槍！

王：（更勇敢的）不要受少數人的累！

詹：你！你！（就要開槍）

兵乙：（先狂呼）放下槍，你們敢開槍！

（從外面一擁而進，進來很多頭兵。有的持槍，有的拿手，
個上肩等，將他們攔了槍，又要捆綁。）

（詹等一見群眾力量，吓得急急繳槍）

兵乙：打死他們，打死他們！報復仇！

（憤怒的頭兵羣衆，亂做一團）

王：鬆手，他既然繳槍，就按俘虜看待！

頭兵乙：對他們還講寬大政策嗎？

王：只要放下武器了，就得按俘虜看。

詹：（低眉陪笑）寬大政策，寬大。

頭兵丙：差一點兒，就開槍打死你呵！

詹：不，不……我是膽寒不好。其實心不壞！

王：（向頑兵）差一點兒沒有開槍，就得按俘虜政策做。人民解放軍，不能跟他們一般見識。

頑兵乙：就這麼便宜了他們？

王：戰場上只要放下槍了就按俘虜優待。寬大到什麼程度，還看他們以後的表現。

詹等：真正是寬大，真正是寬大，過去是不瞭解！

頑兵甲：共產黨可是志寬大！

頑兵丁：這個我可嘗過滋味，

頑兵乙：既然寬大了你們，你們就得老實點，上一邊站好！

詹等：是！是！（悲願）

頑巴：王指導員，給你這槍，這子彈七十四粒，一粒我可也沒放過！

頑庚：王指導員，我早聽出咱們是老鄉來了！給你這機關槍。真正美國式的！你看這梭子，壓彈機……

王：別都給我，到外邊架起來，吹號，集合，點點數！別都給我拿來！

頑庚：（呼喊）到院裡架槍，集合，點數！

頑兵乙：王指導員，南屋還有幾箱子九五子彈，我給你搬來！

王：行！行！

頑甲：北地堡裡還藏着六零小炮呢！來！王指導員，我指給你！走！走！

王：（這個拉那個拉的）好！好！（忙不過來）

頑兵丙：王指導員，崗樓地窖子裡有手榴彈，可別忘了！

頑兵丁：（夾着衣被）這可淨是我私人的東西，還看不看？

王：不用，不用。

頑兵戊：這根皮帶是公家的，我還繫着吧？

兵辛：王指導員！（以能和王說一句話爲榮！）

王：好，吹集合號！

頑兵：（亂呼）落吊橋！

頑甲：王指導員！（背着半口袋白麵）我孩子多，這半口袋麵算我的吧！

王：行！行！

頑丁：（夾幾棵白菜）這幾棵白菜我帶着吧！

王：行！行！

（集合號突起）

頑乙：快站隊去，當八路去！

頑丁：架好槍，站整齊點！

（外面初昇的太陽突從窗口射入。映出了放吊橋的影子。軍興高彩烈的歡呼着。鴛等垂頭搭拉耳朵地下）

——幕急下——

附註：此劇是根據戰鬥通訊「最後一分鐘」改編的。爲了戲劇化，與事實有些枝葉上的不同。

勞動光榮、最後一分鐘

作 者	張 慶 田 王 林
編 者	冀 中 文 協
出版者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冀 中 總 分 店
發行者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冀 中 總 分 店
分 店	辛 集、河 間、保 定 安 國、鄭 州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 1 〕 1 — 5 , 0 0 0

俱樂部

董事會

1949.9.30 15